

明治三刻

史記評林

八尾版

四十八

漢書門類				
五	一	二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七九	一	二	三	四
函	冊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	125
冊數	50	(48)
函號	279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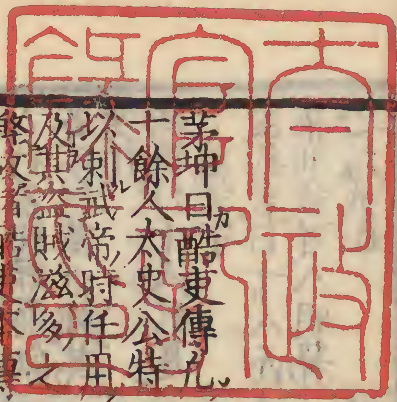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幸坤曰酷吏傳凡
 十餘人太史公特
 以刺武帝時任用
 及其盜賊滋多之
 輒故諸酷吏本傳
 或略而他傳及詳
 或兩三人錯附勒
 一傳而海內橫被
 刑戮之慘如拍掌
 夫
 倪思曰太史公語
 不多而意深厚法
 令者治之具而非
 制治清濁之源使
 得大綱說到教為
 萌起上下相道即
 借法為欺而無情
 替故至平不振及
 此時非酷吏救正
 安能偷少頃之快
 語勢不得不然非
 與酷吏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孔安國曰免苟

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何晏曰老氏稱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

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

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

索隱曰案鹽鐵論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

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索隱曰言

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

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

董份曰前以孔子
老氏發端故又以
聽訟二語復明其
說此太史照應處
文字之易見者也
按破觚二句師
古云去嚴刑而
從簡易抑巧偽
而務敦厚也

王慎中曰錯非酷
吏也特借言刻
者之不可為耳

唐順之曰酷吏十
人行多相類而叙
各不同筆力極其
變化
楊慎曰十人只是
一篇文字
凌約言曰十人而
罹刑族者八明著
之示戒也

唐順之曰畫出下
屈強人

余有丁曰按都酷
吏也而有言若此
君子當不以不發
言
按太史公將叙
都獨先嚴酷而

漢書音義曰觚方。索隱曰應劭云觚八稜有隅
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為圓謂除其嚴法約三章
耳。斷雕而為朴。索隱曰應劭云削凋為璞也。晉灼
樸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悉悉不至於姦黎民
也。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常昭曰在道
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
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
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
甯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音質
地志云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
洪洞縣也至隋為楊唐初改為洪縣以故洪洞鎮
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
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
也大陽今陝州河北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
縣是亦屬河東郡也

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

如廁趙主彭祖也野燕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

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臣一姬復一姬

進天下所少當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

后何上還燕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

郅都漢書音義曰睢音間小兒痲病也濟南閻氏索隱曰荀悅書音閑鄒氏劉氏

同也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

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閻氏首惡餘皆

股栗徐廣曰髀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

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

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

固當奉職歟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

必先之以是時民杜畏罪自重句所以深著其失也然都自稱死節官下及居邊效其身而放不敬近薦門閥則都又酷吏中之賢者矣按大史公傳十吏相效為酷處首日獨先嚴酷而次則曰治效郵都曰治類成由等曰治酷于禹曰治放郵都曰治甚于寧成日治放尹文日書放溫舒日治與宜相放日治大放張湯日泉酷甚于溫舒節血脈睜總只下偏文字凌約言日郵都能

尉丞相條侯至賢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杜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賢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如字讀謂以法中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郵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郵都必不近雁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郵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象案寓即偶也水令騎馳射莫能中見禪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

護景帝受百金之賜不私臨江加斧鉞之誅皆太后為之也愛而賞焉似也惡而死焉何哉

按大史公傳郵都為人捕入中間傳蓋咸為人却提撥在首隨題變化不拘定格按為入小吏四句從都守畏如太府交來

按審成不特蕭弗如都即其端家敘語視都自

日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郵都

寧成者穰人也徐廣曰寧一作甯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

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東溼薪

徐廣曰一無此字駟案帝昭曰言急滑賊任威稍

遷至濟南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

秩比六百石景帝中二年而郵都為守始前數都

尉索隱曰數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郵

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

善遇與結驩久之郵都歿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

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中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主

辟不祥天子出行職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

之象因其治效郵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

稱之詞又遠甚矣乃以並列酷吏則都冤哉

倪思曰傳皆無事實空自形容款畫得其為入

按為守視都尉數句又從為小吏陵其長吏交來

王孟麟曰黯之正直所謂仁者之勇也謂之使司乎周陽由與黯並言乎其可與黯並言乎及鄭同傳猶不可而以由與黯俱是齊鳥接翼也王恂曰司馬安不足言也汲長孺矯風力不肯為人下至為周陽由所抑何哉蓋周陽由公賴小人黯蓋遠多非畏之也異自勝屠不堪其侵權遂身之角卒併就戮玉石俱碎良可恨夫

人惶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

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歿即歿少被刑而成極刑自

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紀買反脫音

他活反謂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

安可比人乎乃賈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賈音

也又音勢貸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

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

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

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

由以宗家任為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事

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

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高暴酷驕恣所愛者

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

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

黯俱為忤漢書音義曰堅忤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

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

者軾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一人與由

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

言罪勝屠即申屠也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

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

法太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繫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曰音胎

封漢繫縣也所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用廉

余有丁日於此又見條族之長者真宰相之居也

按師古云傳謂傳逮者今之追送赴對也爰易也以文書易其口辭訊考問也鞠勞也謂窮數之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

劉辰翁曰亦其天資偏得之非努力可至使充功業則効庸而已

按充實者犹言莫能破也

凌約言曰諸酷吏之牙利皆曰上以為能詞婉而意深矣

茅坤曰暴寫趙禹張湯兩人共爭而

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

中皆稱其廉乎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

深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太府今上時禹以刀

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

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

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

見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答湯湯掘窟得盜鼠

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蘇林曰謂傳

以此書易其辭處鞠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

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

與前辭同不也鞠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索

隱曰帝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爰惡故移換

獄書使他官考實分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口

之故曰傳爰書也

備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如淳曰決獄之父歿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

始為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

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帝昭曰為及出為侯大與

湯交徧見湯賈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

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

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征豫作陵諱之故言

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

常昭曰太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

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

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

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已而趙禹遷

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

兩人各信結局處

余有丁日見文法
輒取句最見老吏
手段

按陽浮慕弟
替所謂知陰陽

茅坤曰請博士弟
子補廷尉史是湯
巧于媚上處

按自上方向文
李至往往釋湯
所言皆湯多詐
舞智以御人處
所謂知陰陽人

主與俱上下者也
唐順之曰以下章
法比自整

董份曰美惡具見
故為美錄

按漢書蘭作問
屬下句讀師古
云明謂非當朝
奏者

倪思曰自亭疑去
即奏事所治即上
意即家即下戶截
截如老吏

按往往釋湯句
即替所謂人主
與俱上下

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母食客公卿相造

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

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

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制御人始為小吏乾沒

日隨勢沈浮也駟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

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與長安富賈田甲

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及列九卿叔接天下名

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

文學湯決大獄欲博古義索隱曰乃請博士弟子

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均

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常昭曰在板絜○正義曰

平疑也秦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

言上張是著之為正獄以廷尉揚主之明奏事即

法今決平之揚主之明監也

讞湯應謝徐廣曰應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

賢者正義曰百官表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比自

引正監等賢者本為臣建議如曰固為臣議如上

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主坐不用非常釋

聞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曰即奏事上善之曰

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

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

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

豪必舞文巧讖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

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

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

余有下曰湯自為
刻深而導上以寬
釋正是他孫又死

閑如霖曰獨載上
所歎釋亦爭二人
卒死他事可知

草贊曰所排大臣
謂時雖大臣決獄
亦為所排難也漢
書多巧字非

按兵與賊重民
穿好生此用酷
吏之由也一篇
根原在此發之

按昔緒解見平
準書

凌灼言曰每朝奏
事天子至為忘食
則其言必多可嘉
太史公寓意深矣

按太史公連日
責湯曰傷湯曰
怨湯曰害湯又
曰怨之曰患之
曰欲陷之欲成
之又曰有卻曰
心均極其形容
皆為下文天子
果以湯懷詐使
使責湯張本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
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
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
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
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
而助親幸出入禁闈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
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
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
符二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
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
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
令正義曰緡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
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

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出口之半
與商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令用鋤築豪強兼并
富商大賈之家也鉅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
一算百二十文也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
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
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
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
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賢如此匈奴來請和親
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
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
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
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
往來兩宮問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七

八尾反春

○師古曰博士之官皆呼為生

楊慎曰只下狄山寫得情狀迫切可想至斬山頭去痛快未必何奴之為也故曰自此群臣震懼筆意洋溢矣凌約言曰太史公從容叙及于甲申而湯愈有所容矣

史記卷之百二十一 酷吏列傳

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吏上守之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遷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終田甲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

唐順之曰此漢書趙京兆魏不相本子也謂如無姓名上變者董份曰三詳字慕寫湯其姓

按師古云道擇也以王孫采故曰道當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

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謂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久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滅

董份曰湯念者亦
 伴念也始約而至
 主前即反此湯詐
 故能然亦用以此
 敗
 玉維楨曰前云湯
 為御史大夫七歲
 敗中云究竟其事
 未奏未云長史皆
 害湯欲陷之此三
 郎者皆叙事起伏
 血脉
 按以下叙三長
 史欲陷之故甚
 有條理
 茅賈曰助使入言
 買臣本不切只欲
 見買臣所以德助
 者本請春秋而以
 楚詞幸則皆助也
 也至淮南獄事安

宜宜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
 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理錢也。丞相青翟
 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
 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
 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患知故丞相患之。三長
 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
 買臣，吳人也。此時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
 曹州為會稽郡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
 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
 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
 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
 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
 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

得不甚恨其不切
 中有深意在

按長短句與上
 讀春秋句皆謂
 深文勝湯者上

按至此又合三
 長史陷湯計言
 之與前又相照

余有丁曰湯使謂
 居告文上疑言變
 蹤跡湯乃詐驚故
 至與上輒以賈人
 先知語語湯即湯
 以文故人語疑之
 也湯曰固宜有尤
 有狼意安得不激
 上之憾哉

士正義曰：周未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滅越，深怨當
 越吳之地，總屬楚，故謂朱買臣為楚士。
 欲灰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
 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與於六國時。剛暴彊人也。官
 行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怨。
 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誑體
 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嘗凌折之
 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
 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
 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正義
 言左田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
 信等。
 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買
 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
 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宜亦奏謁居等事。大

按師古云八輩
薄責謂以文薄
次第一責之
余有下曰即此所
夷感幾何人下句
湯又何說故曰何
不知分又曰何對
薄為
許應元曰禹平日
不覆案故曰何多
以對薄為
茅坤曰禹該湯是
矣其自謂如何
按張湯死而其
母令無厚葬斯
言似聞道者焉
知其非為湯計
特欲感激君心
以快怨哉不然
何湯之文好酷母
曾不能切責于
平時而及其自
殺始為是忠念
之言也抑或救
正之弗所徒戮

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
簿悉了兩人親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
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
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
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
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
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歿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
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
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歿何厚葬乎載以牛車
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
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
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

辱以遺親心裏
故戒昆弟諸子
而痛絕之欽此
皆不可知者
董份曰非禹平也
乃後來益急反各
禹為平耳
茅瓚曰禹酷急而
名為平所謂狼而
羊也
增茅坤曰幸而改
行得以壽終

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
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温舒
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
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
為羣盜徐廣曰剽音扶石反○索隱曰說文縱有
姁姁索隱曰李奇音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
子兄弟為官者乎姁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

按師古云少蘊
籍者無所舍容
也

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姁補上黨郡
中令索隱曰案謂補上黨郡治敢行少蘊藉漢書
日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索隱曰蘊音温藉
音才夜反張晏云為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縣
無連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

茅坤曰寧成事不入本傳而以附入縱傳以容形主也唐順之曰捕此一段最奇先說寧成之威然後說縱能制城猶先說郵都之威然後說成能凌都也董份曰弘過寧成抑七式亦知大体者但不能持諫故史惡之甲茅坤曰寧成爲酷吏而後復破寧成之家可爲一咲

不避輿威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案王太后之女號修成君其子名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徐廣曰受淮南王女凌姦客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徐廣曰孔暴南陽吏民

劉辰翁曰昔之猾民公畏縱之嚴及爲吏耳自功治公務以自效楊慎曰曰重足一跡曰不寒而栗曰鷹擊毛摯形容至骨矣

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牙爪之使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歾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是日皆報殺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也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日案謂豪猾之人干豫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吏政故云佐吏爲理也爲治徐廣曰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

倪思曰取為未治
奸益不勝極見酷
吏之無益人必不
服今日小定明日
即不可行此而誅
之亦不勝也
按漢書以閭奉
為人名因惡而
見用見時政尚
刻急也
徐中行曰按縱
為內史道不治上
官桀為亂令馬瘦
罪等也乃桀對曰
聖體不安臣意不
在馬帝喜而起用
之桀卒以此起上
怒而銜之至棄市
帝何察於桀而感
於桀哉桀蓋不及
桀之狡黠也

余有丁曰自溫舒
而下皆張湯故事
也故太史公每曰
事張湯意深至矣
按快其意數句
又從上意所欲
得數句變來
王世貞曰予讀
漢史見其時不專
便之論囚而郡國
守相得徑取中府
自決而王溫舒羨
縱之徒出至其私
馬為驛上書族捕
郡人千餘家不
得報可流血殷敷
十里而日躄猶
且恨於月行也
人主更能之下坐
旌擢漢德抑何短
也自非純社毒蠱
人苟有生理者亦
何可決意而屠剪
之為在為民牧哉
唐順之曰野無犬

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
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
廉其治放邽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其泉
索隱曰卒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
道乎嗾之至冬徐廣曰揚可方受告緡有告言不
出緡者可方受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不以錢通者令
緡令揚可主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不以錢通者令
得告也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謂求楊
之也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漢書音義
使楊可王世貞曰緡沒中人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
為廢格詔書沮成之事索隱曰格音閣棄縱
而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少時椎埋為姦日椎
殺人而埋之屬馮翊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

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
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
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
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
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
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
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冷郡具私馬五十疋為
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
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
小者乃歿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
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
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

史記卷之六十一 酷吏列傳

吠之盜此道不拾遺亦文

茅坤曰溫舒殘暴所不能及載本傳者復見之楊僕傳中

王放曰以義縱捕畏溫舒哉

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索隱曰梨音犁梨比也會春溫舒

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奸

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

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曰

案漢書作徒請名猜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

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奸猜疑人作禍敗者而使

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徐廣曰一關中楊贛成

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歿張湯敗後

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過接

尹齊者東郡荏平人索隱曰荏音仕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

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

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

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

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

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

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

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王爵都

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

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為庶人索隱

曰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繫居久之病歿而

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索隱曰

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

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

鋸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索隱

鋸日鋸受投書之器人不可出三倉音胡江反

茅坤曰楊僕不詳僕本末而特詳尹齊至溫舒及本篇盜賊滋多之故太史公重在傳酷吏不為僕傳也按兩言溫舒為人却入在第二次作中尉中於楊僕傳見之文之變化不測類如此王放曰豪惡吏變為方略吏矣

購告言姦置伯格長

徐廣曰一作落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市也落皆設督長也

索隱曰伯呼陌格音村以牧司姦盜賊温舒為

久調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

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賈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

戶之猾以焄大豪

焄音熏○索隱曰案熏猶熏炙

案之也以熏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

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

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

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

徐廣曰元鼎六年

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

通天臺

正義曰漢書元封三年三輔舊而未有入

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訟拜為少府

董份曰焄者言以大熏通也今人于狐鼠穴亦嘗火攻之温舒不能即禽有勢之家故巧詆下戶而熏通大豪使之知畏耳

楊慎曰上豐無勢而有勢者復出于此情理畢達服中以下猾而木猾乃為用女字之織密眼目之歷落如此

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

有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

漢書音義曰發其伐

大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

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

婿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

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

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歿家

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歿仇家欲燒

其尸尸凶去歸葬

徐廣曰尹齊歿未及斂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

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

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

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

徐廣曰殷一作假

人亦有姓假者也

王慎中曰總叙酷吏之自禍并禍家國為戒深矣唐順之曰叙酷吏處事皆詳

茅坤曰温舒獨酷故其受過亦獨慘

按前叙湯處言用酷吏之由此叙舒處言用酷吏之害

楊慎曰尸凶去者謂齊歿而遺命其家潛逃歸葬耳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文義

茅坤曰酷吏為患而盜賊蜂起於是繡衣直指之使出矣

按約言曰太史公傳酷吏盡載當時所以不近人情流而數里若奸究無以自容者而終之以太群小群輕犯法而不可禁然則國家何事酷吏哉此太史公意也

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太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人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沈匿不發覺之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

按此與起請上下相道到于不振者相照應

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徐

減宜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宜無害言上徵為大廐丞正義

日詐為虛文言無次平賊也日百官表云大僕屬官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王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

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而宜為左内史其治米

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

為小治辦然獨宜以小致太能因力行之難以為

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温舒為中尉而宜為左内史按温舒未嘗免確為字是張湯成温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

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宣吏信入藏上

林中宣使郡令格殺信正義曰郡今岐州岐吏卒

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過脈處詆罪以為大逆當

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孺義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索隱曰杜衍地名也

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文穎曰邊卒多入事張湯湯數

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人也或曰郡縣王守

有所亡失也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在用與減宣相

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

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宣為左內史周

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金侯伺上所欲擠者因

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

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

竹簡書專以人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

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

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

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

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一歲至

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

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

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

張晏曰詔書赦或有從此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

楊復曰相編即相

按上所欲擠數

句即湯傳上意

析欲罪所欲釋

兩端

論法後王杜周云

後主所是流為令

是得卿之說而衍

之者也後世有謂

祖宗不足法者其

禍水之流乎首固

罪首而周其醜也

余有下曰其用意

又好干湯

劉辰翁曰酷吏十

人都斬成斃鉗由

縱棄市湯自殺温

錄五族尹齊亡去

減宜自殺惟世周
有子孫趙禹酷
吏首尾只似傳
故趙禹至干張湯
溫舒始干義縱義
縱亦卒于楊僕尹
齊其于寧成杜周
其于溫舒皆橫行
逆見而心術形勢
時事勝敗民然情
偽無不可以一目
而得若禹自禹湯
自湯誰不能者
余有下曰人主
俱上下謂身入主
俱上下也倒用便
奇
楊慎曰太史公謂
張禹及而民不思
一語至矣班固乃
稱其推賢有後力
雪其酷吏之名異
乎太史公之直筆
矣

茅坤曰予讀酷吏
傳諸所刻錄吏民
蓋不減洪水之災
與秦特一間耳而
諸酷吏十餘人惟
趙禹杜周以善終
餘皆誅歿甚且族
而仇家為變其尸
今之吏可不戒哉
董份曰前引孔子
老氏發端見上德
薄刑酷吏必不可
為矣而贊語又表
著酷吏之長正所
謂不應惡不沒善
而首尾相應不露
干詞讀者自得耳

為執金玉遂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
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為御史大夫四年卒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
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馬且不全及
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
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
人主與俱上下時數游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
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歿後網
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
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
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徐廣曰一本方略教

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
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
礫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徐廣曰一作
推音直追反減作咸是也河東褚廣安殺京兆無忌
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
馮翊殷周馥驚言苛酷北之馥毒焉水衡閭
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為圓禁
暴不止奸偽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倉鷹側
視舞文巧詆
懷生可恃

權德輿曰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
道也都雖未踏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
成不枉道以蒞官無處父之華異申張之
愆所至之邦必以稱職其始古之剛而無
虐怒而中節者歟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
之怒身死漢庭手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
不綱矣太史公以都首冠酷吏豈善善惡
惡之義哉替述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

史記卷之六十三 酷吏列傳 八

補焉黃震曰郅都公廉而敢諫守北邊匈奴遠却為治雖尚嚴首惡之外未嘗濫及史氏顧其將相大臣又何哉漢自高帝以寬大立文景其民無不樸畏自重而都乃獨先之以嚴行法不避貴戚其意若曰不畏強禦而巳而斬無餘味風俗遂為一變未幾而乘成以陰劫之資而効之自甯成趙由之滋起推所自來誰實防之夫貴戚犯法盜賊時相率皆務干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避之固不可然天下獨無中道乎矯枉而過其正其流弊乃爾愚故謂郅都非酷吏也庸何辭

凌約言曰予讀酷吏傳始悲其人丁於時而使然中有受其方略禁奸止暴國家賴刑裁其貲財巨萬亦卒歸於國而已耳然則當時之吏也何庸酷也哉

盧璘曰司馬遷傳漢酷吏凡十一人張湯杜周在焉至班固為傳乃不入此二人劉元城謂湯之後安世為相世多賢者至光武有名純者更有聲固以其子孫賢故貸之其并貸杜周者則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果如此則固之意勢利之甚豈為信史元城又謂遷教臣忠固教子孝教忠字恐亦不當如是也予竊謂固之意別有在焉遷好奇之士也傳酷吏僅十人蓋恠其酷亦異其才也而固於十人之中獨去湯與周或更論其行乎湯素不貧以小吏至三公死之日有棺無槨周素貧初仕一馬不全酷也日家資巨萬則湯之酷也以廉周之者羞其貪故湯者嘉其廉故別其籍去周削其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二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

吳興凌雅隆輯校 温陵李光縉增補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王鑿曰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於太宛傳備載始末蓋太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為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其而有條理者漢書則太宛張騫多自為傳矣

董份曰張騫鑿空通道其事亦有奇者本欲立傳而以騫不足立也政於此發端見之而下敘騫事

此太史公妙處唐順之曰匈奴傳與大宛傳體異何奴十國而太宛諸國則錯綜也

茅坤曰太宛事以張騫身沒後凡十餘年而始舉遷特惡騫始倡通篇精神歸騫一人而諸國中惟通太宛一節得善馬幾困人中國以此先後情事諸國中以大宛

重份曰此傳決非褚先生所能撰次王敦晉突然起頌如與妙妙

為結局

又曰大宛以西始末如畫而漢武窮兵實錄猶可攬涕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宛國亦名蘇對沙柳國本漢大宛國。索隱曰宛音苑又於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索隱曰陳壽益部袁反。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正義曰月氏音支涼其肅瓜涉等州本間是。以其頭為飲器。月氏王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曰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其飲血盟。月氏遁逃而常怨仇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曰更乃募能使者騫以郎

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其父俱出隴西。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其父字。索隱曰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其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徒省唯稱堂邑父而經匈奴。索隱曰謂略其字或其其姓號也。經匈奴道經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索隱曰謂大宛為發導驛抵康居。索隱曰發導驛發遣騫西也。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

按漢書二字現後書為孫榮導譯送騫還則此騫亦當作證

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

董倫曰臣大夏而
居者言大夏服屬
為臣而月氏因居
其地也地肥饒亦
言大夏故月氏居
而安樂之註以為
君者非
又曰陳湯傳言到
又失國而奔康居
與月氏居大夏同

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正義曰此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曰此

二千里有奄祭酒國也正義曰此大月氏在宛西南於焉水北為王正義曰此大月氏王已

庭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正義曰此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正義曰此夷狄亦或女主。索隱

曰案漢書張騫傳云正義曰此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正義曰此索隱

正其夫人為王也正義曰此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正義曰此少寇志安

也。正義曰既盡也大夏國在焉水南正義曰此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正義曰此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

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正義曰此

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然頗是其意正義曰此

於文字留歲餘還南山正義曰此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

為蹠者正義曰此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

連接至蔥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正義曰此

南山東出金城欲從羌中歸正義曰此方牧羊人也南方蠻

與漢南山屬焉正義曰此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

閩從虫北方狄從大東正義曰此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

豹從豕西方羌從羊正義曰此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

于歎徐廣曰元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

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

夫堂邑父為奉使君索隱曰堂邑騫為人彊力寬

大信入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

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

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

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

陶酒多善馬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

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

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正義曰此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

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正義曰此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

余有下曰騫再為
匈奴所得而竟以
全歸卒起武帝紛
征伐

茅坤曰騫既從大
宛歸時指畫傍諸
國而下以次分別
如掌

按自騫言大宛
多善馬而漢家
之財賦皆消耗
于徵遑往復間
矣及積數歲之
勞所得馬僅數
千匹亦奚貴其
善且多哉

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
扞采于寘。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寘三百里。又音殿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即采也。則拘彌與扞采同。是一名也。于寘之西
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正義曰漢書云鹽澤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為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洶澤。一名鹽澤。亦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鹽澤潛行地下。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
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寘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蔥嶺山。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洶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洶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
師邑有城郭。臨鹽澤。正義曰二國名。姑師即車師也。鹽澤去長安

董份曰故舊也嘗臣服于匈奴

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
接羌。南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不土者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
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
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
東羈事匈奴。

董份曰蓋乃北海者因安中國遠不能知大澤之名故臆斷云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闐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行國。與康居
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

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主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秦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衆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也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其州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一千二百六百里至斯賓國從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

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烏弋由離西條枝國臨媯水土著以銀爲錢如其王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面王歛輒更錢效王面焉

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費用車及船行

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索隱曰漢書云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有愧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王歛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

爲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爲書記○索隱曰畫音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

軒正義曰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

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爲礎五色水精爲壁人民多巧能化銀

董倫曰西北少暑
濕故特著其異

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
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精壁水精為礎烏海中斯
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為布極細手
中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
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
參間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
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
績為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
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利
時三三到風遲或一歲其公私官室為重屋郵
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
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
正似中國人而胡服未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
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
恐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效擊物驚之乃驚
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為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
瓜擲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
小國在大秦南人纒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
食大秦衛助之即焦
僂國其人穴居也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索隱曰漢書作犁牛續漢書二名大秦三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北通陸臨西海暑

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正義曰漢書云條支出師子犀牛孔雀太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師
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鵝鷹身蹄駱色
蒼壘頭八九尺張翅丈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
餘食大麥卵大如雞

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會眩應劭曰眩相詐

云今吞乃吐火種瓜種樹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

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

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王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
上興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
為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弱水西王母既安

息長安者老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
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
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

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
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
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

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
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

國之西山崑崙山南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北山崑崙山南女國在子寘國南二千七百里于寘去京凡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馮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而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

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斲又作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羴羴金銀鐵錫

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

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

各有行列左右諸太國比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

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

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

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

有髮隨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

左右吐水龍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

左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

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

起又有阿輪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

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

斯匿王浚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

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南西南北中央竺國

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天竺

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

亦名建未達山亦名崑崙山出水出阿耨達山

一名恒伽阿耨達山亦名崑崙山出水出阿耨達山

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馬米

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初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

坐此像思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

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問二尺餘彼者老

言椽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

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是青石石頭

按以上叙騫通
大夏
茅坤曰徒然入此
為打斷匈奴右臂

按西城漢書作
西邊是

按自騫既失侯
至遺之他旁國
一段與此天子
既聞大死一段
暗相應蓋前推
武帝姪大喜功
之心故欣然以
騫言為然遣使
四出後原張騫
失位快遂致
逢君之欲而拜
將中即君臣病
根絕來只一貪
字為累便貶
家無窮之戚如
是太史公若隱
而不發其意

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廣

日一作城○正義曰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而南滇越越嶲則通號越細分而有嶲滇等名也

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

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

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

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

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新義也○

正義曰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

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

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

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

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北至鹽澤空無

匈奴匈奴時有侯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

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

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莫之

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曰漢書

為大月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噉肉蜚其上徐廣曰

氏所殺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噉肉蜚其上徐廣曰

銜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忿銜之史記曰

亦作噉字○索隱曰噉音銜蜚亦飛字狼往乳

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

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

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

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

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

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

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翁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

按此叙昆莫所以不敢專約

中子曰大祿彊善將眾將眾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歿臨歿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子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眾分為二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太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罽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眾

國分

應上國分

近接

史記卷五十三 大宛列傳

史記卷五十三 大宛列傳

按以上叙張騫通身孫

揚慎曰鑿空半空高險也唐地理志開山洞置珍州鑿空文言之開洞實言之也

按此騫少以後事

按烏孫敵馬頭得尚翁主如騫約也

王整百此段錯綜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大宛列傳

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於是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塞以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徐廣曰漢書作及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駟案漢書曰音義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天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

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曰屬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

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齋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馬漢率一

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雋牂牁牂牁汶山郡欲地接

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雋汶皆叛而併抵大夏皆復閑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

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

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

按此傳廢書終莫能通竟莫能

茅贖曰使外國者每一輩不下數百人而又率一歲中使十餘或五六輩又必八九歲或數歲而後返焉張騫之貽禍甚哉太史公委曲詳叙意可槩見矣

通而騫之欺妄
帝之愚陋可槩
見矣

按此通前捻論
當時事情

董份曰武帝雖
武然善駕馭但聖
王待夷狄不如是
耳

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
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
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
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
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
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子
節募吏民母問所從來為其備人衆遣之以廣其
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
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
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
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
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

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輕重不

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

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

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

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

者爭徧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

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

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

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

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

王恢數使徐廣曰為中郎將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

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

元封四年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

封浩侯索隱曰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曰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

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

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漢書曰江都王建女烏孫王昆莫以

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

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

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

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

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

使來觀漢廣大以太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

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為今之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

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

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

瓚曰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

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

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

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觶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

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

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觶

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

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誑以

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

奴困又洗發一屠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

按古圖書即禹本紀按考要云爾雅曰河出崑崙虛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淮南子曰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輪也朱子註離騷謂崑崙河水所出其山多玉石即崑崙山也按太史公極狀漢之富厚所以深駭之也

元封四年

余有下曰進熟或
是進見而熟于天

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
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
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
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
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
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
種蒲萄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
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買
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
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及漢使亡
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
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

子故得以進言若
老成者慎行役不
肯言矣註熟美之
說未必然也

茅坤曰墓寫漢代
宛處更精神

王維楨曰壯士車
令持金驅馬入貳

師城請宛主馬樂
府少年行即此輩

也
按師古云砂磧
之中不生草木
水又鹹苦即今
燉煌西北惡磧
也數有敗言每
自死也
按自此以下叙
宛背漢

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
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
言曰宛有善

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
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

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

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如淳曰道絕

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

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

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記行人唯

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

畜即不約行會有人於積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

亦有歌哭聲教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

有或益也魅魍魎也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之水草又且

往往而絕邑之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

乏食少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

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

馬而如淳曰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進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疆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奢反又尺者反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大破之所殺傷其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一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浞野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為外國

茅坤曰漢武空兵供狀

王維楨曰古樂府中塞上曲後軍樂并少年行皆漢曲也須本此事作左有源委

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為外國

王維楨曰古樂府出塞入塞二曲入詞哀苦勇怯不同皆有所本若伐宛之役道遠乏食將吏又貪多侵牟往者方人入關僅萬人馬往三萬匹得入者止于余四此安得不怨耶

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故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本作馳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主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穴也言空者令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城中渴乏也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正義曰適音適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夫母有籍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適出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

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冷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人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

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感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多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索隱曰。昧蔡大宛將昧音未。蔡先葛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

茅坤曰。漢武窮兵數年。所得不過如此。

王維楨曰。宛已破。又使破郁成。咸康居功成。計遂此。徒軍衆也。

王維楨曰。上邽騎士。趙弟以少年。餘斬郁成。頭後論功。封新時。侯此豪俠輩也。

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及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殺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齧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太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

董倫曰按郁成王祭已縛送其軀之一士之力耳非戰斬功而得封侯故明著之前云始成功最多而止為大夫祭身破郁成亦不得封

按師古不言以適過行者免其罪漢計未得不待言而自見矣茅坤曰暗寫漢不能以為定木宛處董份曰貳師惟立一昧蔡為功而宛復誅之漢又賂賜美刺自見

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賞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止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歿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以適過行者皆細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細其勞也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是重所以細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之

師出師再及侵牛失亡得焉之數賞功之次則貳師功罪漢計未得不待言而自見矣

按禹本紀言即應前天子按古圖書

王應麟曰三禮義宗禹受地記手逸注離駁引禹木傳豈即太史公所

賜直四萬金伐宛用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徐廣本無置字云置都尉又云燉煌西至鹽水往往有淵泉縣或者泗字當為淵字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

謂禹本紀者狀何孟春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後儒曰如火把之聲蓋此此元人嘗察河源矣殊不知本紀之所言者董份曰觀此云惡觀所謂崑崙則前云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蓋訛之也但其詞微不顯見耳

謂崑崙者乎

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曰惡音烏鳥於河也○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寘於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蔥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閩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耳舉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所迂濶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荀悅作放效失之矣○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蔥嶺無塵鹽池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

黃震曰甚矣小人逢君之惡何其甚也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嘗罷之矣張騫言可通天夏天子復欣然為之是窮民西南之禍不在漢武而在張騫然騫從月氏至

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領其後復使烏孫亦不得其要領間關萬里困苦終身騫果何利于此自是弃骨肉于萬里外以妻烏孫自是沒主馬于萬里外以取宛馬天下騷動耗費鉅萬萬騫又果何利于漢嗚呼甚矣小人逢君之惡者不可曉也又曰按太史公云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觀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嗚呼太史公之論善矣然後世展轉浩蕪之止安又豈止大史公所闕而已哉蓋自是有譯西域書為國語者又因崑崙之說附會之為須彌山亦謂日月相避隱為光明而更加張大謂同須彌之山為世界者凡四日所至為畫而去之則為夜然天下安有是理哉若果如崑崙須彌之說則日月之分日之避隱齊安從而有晝夜長短之分日月之避隱常不相見安從而有晦望交蝕之異日滿月亦當常滿安從而有虧盈進退之不同出沿山之東入循山之西其地皆遠當僅見日輪之隱約日之方中居山之腹其地獨近當尤見日輪之顯大今日之出沒皆見其紅而大日之方中獨見其淡而小何也豈近反見其小而遠反見其大耶日東循山而天下曉當以地甲之遠近

次而曉曰西轉山而天下昏當以地理之
遠近漸次而昏營之東日出以寅則幽之
西當以午而幽之西日沒以酉則營之東當
在畫今地理不問遠近日出沒皆以寅西何
也豈避隱不以漸行或晝夜不係日月耶
夫日月東浮而西沈日行速而月行遲朔
望有定寒暑無差交會剝蝕皆可預計吾
儒曆法盡之矣彼為崑崙須彌之說者雖
從西域來實皆譯之者附會中國非聖之
書以張大之而不復計其事之實也余故
因大史公斥崑崙崑崙之說而併及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
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陳仁子曰游俠之名蓋起于後之世無道
德之士耳夫游者行也俠者持也輕生高
氣排難解紛較諸古者道德之士不動聲
色消天下之大變者相去固萬萬而君子
諒之亦曰其所以遭者然耳律其所為雖未
必盡合於義然使當時而無斯人則袖手
於焚溺之衝者滔滔皆是亦何薄哉斯固
亦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遷之傳此其
傳可以觀人材之禍乎吾於此
董份曰史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坐
法困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故班固譏
進奸雄此太史之過也然谷差慷慨
感歎死轉其文曲至百代之絕矣
柯維騏曰荀悅謂世有三游德之賊也楊
雄謂游俠竊國靈者也太史公作傳豈誠
美其事哉遷遭李陵之禍平昔交游緘默
自保其視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者何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王敦曰此傳議論
正而無勢潤達
何維騏曰韓非宗
法家故以儒典俠
並訊云
何良俊曰此正是
太史公憤歎著書
處現其言以術取
宰相卿大夫輔翼
世主功名俱著者
為充可言而獨有
取於布衣之夾又
以盧舜井原伊尹
鼎俎傳說板築呂
尚賣食夷吾百里
極枯飯牛以至孔
子異匡之輩以見
緩急人所時有世
有如此者不有游
俠士出而濟之使
拘李抱尺之義

若雖累數百何益
於事
黃儂曰其稱狹行
君子義不苟合則
亦非退處士也蓋
故為抑揚發憤而
作耳
劉辰翁曰韓非子
刻薄欲解制人心
術使必不得聘而
獨貶俠客之義如
其說難其報憤至
緩急者人之既時
有也更自謂然也
其意本不其季次
原憲等蓋言其有
何功業而志之不
倦知借他說將俠
之所為有過之者
而不見稱特其語
厚而意深也
茅坤曰太史公下
腐時更石人出
死力救之所以傳
將俠壯盛又結胎

其言曰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此權
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蓋有激也
此與貨殖傳同意班固不原此意
乃譏其進奸雄而崇勢利誤矣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正義曰言文之蔽小人而俠
以武犯禁正義曰言武之蔽君子而學士
多稱於世者故太史公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
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
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
秋索隱曰案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固無
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
字季次未嘗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索隱曰公哲哀
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
蓬戶正義曰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
也索隱曰厭飽四百餘年

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
阨困既已存以死生矣索隱曰此是游俠本領而不矜其能羞伐
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
史公曰昔者盧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
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正義
年七十賣食棘津正義曰尉繚子曰太公望行
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極枯百里飯牛仲尼
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
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
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
有德索隱曰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仁義也故伯夷醜
周餓歿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

在此董份曰太史公自傷其被發憤本意至是公是矣余有下曰按此即上文鄉其利者為有德意也索隱註未明
倪思曰韓非子由是以學士引次憲為入所稱太史公只直謂為學士亦不免類游俠無游俠則如彼又謂憲與游俠比則彼必有所同又非笑學士拘于咫尺之義可謂措諸不遺餘力亦若儒者之於游俠然俯仰悲慨得之身世之感無不發傷其意
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公作傳其

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鈞者誅索隱曰以言小竊則為次誅而受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擬亦何必肯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又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榮榮籠也而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入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于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布衣之俠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

不多者必其顯者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子貢既入貨殖季札獨不入游俠乎故曰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籍于有上若趙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贈黃洪憲曰雜序旁引如曰有足多曰非苟而已曰賢豪曰曷可少曰是為難曰有足稱其所以取游俠者不謂而足可謂鄉曲倪思曰既說鄉曲之俠又問巷之俠又匹夫之俠即節不放過要見難之

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籍於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間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索隱曰施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索隱曰扞即捍也違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明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又難以此直至釋
當世之文固與暴
豪之徒反覆而愈
明

董份曰无財而能
俠見其益可也
王世貞曰傳所
謂朱家郭解其人
咸負氣豪餘是
以起海內乃不為
縣官出死力北滅
匈奴竟以俠敗乎
固惜且恨之周太
尉得劇孟甚喜若
敵國然不聞事定
後有所若豈吳得
之重亡益漢抑孟
故自引晦或忌之
耶

揚循吉曰專着如
此冷語見孟孟賢

史記卷一百五十一 游俠列傳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
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
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
瞻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
不過輶牛。徐廣曰音雖駟案漢書音義曰小牛
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
尊譽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季布為漢所購求朱
而出之及布尊譽終不見之亦高介自關以東莫
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
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
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及時條侯為
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

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
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
六博之戲也。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毋死自遠方送喪孟
千乘及劇孟外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
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睢氏。索隱曰睢音
所陳周庸。索隱曰陳國姓周名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
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碑陽翟薛況陝韓
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邠邠字邠川有邠
縣南越傳曰邠壯士韓千秋也。○
索隱曰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邠故言諸梁梁
國人韓姓無碑名碑音避陝當為邠陝音如冉反
邠音紀洽洽反
漢書作塞孺
郭解軹人也。索隱曰漢書云字翁伯善相人者許
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外解為入短小

唐順之曰一篇主意先提于此按師古云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

按自善為俠即上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也蘇林云董份曰雖與解而不隱惡

唐順之曰此上一段已下郭解下特詳其事耳

劉辰翁曰以誠自歸故去之若杯酒之過自不可至殺也其矯情好名若

此按此俠而容處

按師古云邑屋猶於人言村舍巷舍也

按此俠而能弱

呂祖謙曰解果以姊子有辜當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使人微知賊處待其窮自歸避赦之則先操而後縱之使恩威出於已耳解果以居邑不問敬是吾德不修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問其姓名脫其踐更則欲知其其報怨以德之美耳此二者外若犯而不校推其用心則于世要言游俠之大不啻是在此

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內心忍害慨不快意身所

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索隱曰索隱曰索隱曰索隱曰作姦謂以命也剽攻

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

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

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索隱曰蘇林云言性喜為俠也既

已振入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

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此上一俱應在後不使知也

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與人飲使之嚼音徐廣曰與入飲使之嚼音徐廣曰

反盡非其任疆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音徐廣曰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

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

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

其賊徐廣曰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

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二人獨箕

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

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

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索隱曰索隱曰索隱曰至踐更

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更弗求如淳曰更有二三品

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月一更是

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

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

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

索隱曰數音朔數頻也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

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曰索隱曰

具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

按師古云居間
為道地和輯之
而不見許也

按此俠而不伐
處

按漢書光重待
我字是

贈李德裕曰帝王
之言不在援引古
今以飾雄力惟在
簡而當理如布衣
權教語足使邪人
破膽

陳沂曰楊掾李肅
斷頭又殺其父與
上書人尤奇少公
自殺固奇而客殺
儒生斷其舌尤奇
此所以為俠
凌約言曰傳中於
其居家及居關中
而各言其為人短
小不飲酒以見其
非強有力而使酒
者且非徒容貌動
入者也

按野過輒言言
輒累之也
楊慎曰此籍少公
又奇出千風聞感
慨之義无此不名
俠傳

索隱曰謂屈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

曲聽解也

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奈何乃從他縣奪

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

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

用吾言待我去令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

洛陽豪居其間也

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

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

爭為用邑中少年及附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

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志者知此命者多在解故多持及徙豪富茂陵也

車來欲為解迎

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

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

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

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

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為人短小不飲酒

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

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置其母家室夏

陽徐廣曰屬馬翊正義曰故城在臨晉義

日故城在同州馬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因

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

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

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侍

劉辰翁曰在文帝
為英明在公孫弘
為己甚焉謂公
孫弘深刻此語其
一也

王高曰族郭解翁
伯必字之者惜之
也



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
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
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
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
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赦而無足數者廣
日赦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
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也○索隱曰漢書作
魯公孺魯姓也與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日漢
徐廣之說不同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
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
義曰其東陽蓋具州歷亭縣者為近齊故也
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
日蘇林云道猶方也如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
淳云京師四出道也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為南
趙他羽公子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

董份曰明將俠不
與暴豪等周類以
應前語

楊慎曰貌如頂戴
也今人猶云頂好
名且即古人貌榮
名之義貌音墨
趙恒曰不知郭
解者以為魁梧奇
偉人也太史公曰
吾視郭解狀貌云
云不足採者所謂
人貌也然天下無
賢不肖云云引以
為名所謂榮名也
言人貌無異而榮
名為無窮也嗚呼
惜哉為公孫弘議
族解而發嘆

陽趙調之徒此盜踞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
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
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
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

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唯用榮
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倨籍籍有聲權行州里力
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讎於
人貌榮名

黃震曰朱家周人之急家無餘財而終身
不自以為為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節賑人
人為解殺之痛惜愚謂朱家誠賢矣為人忘
公尤為之痛惜愚謂朱家誠賢矣為人忘
已墨氏之弊而解之見殺則亦其平昔嘗
殺所致孔子有言古之學士亦何必
謂窮則獨善其身士亦何必
務名譽出于尋常之外也哉

